
大學教育的「無用之學」

余創豪 chonghoyu@gmail.com

還有兩個月便開學，我相信不少家長都會為到子女的大學費用這沉重負擔而大傷腦筋。自 1980 年以來，美國大學平均學費增加了 1200%，而通貨膨脹則增加了 236%，換言之，大學學費的漲幅幾乎是通貨膨脹的五倍。然而，不少人都質疑是否值得上大學，根據紐約聯邦儲備銀行的數據，在 COVID19 大流行之前，新近大學畢業生的失業率超過了一般人，約有 41% 在 2019 年大學畢業的人和 33.8% 所有大學畢業生都未能充分就業，這意味著他們從事不需要大學學位的工作，例如餐廳服務員、收銀員、調酒師。根據公共宗教研究所在 2019 年進行的一項研究，一半 (50%) 的美國受訪者認為大學教育是一項明智的投資，而 49% 的人則認為這是一場冒險的賭博。

許多人認為，出現人浮於事的原因之一，是大學並沒有教導學生職場所需要的技能，喬治梅森（George Mason）大學經濟學教授和《紐約時報》暢銷書榜作者布萊恩·卡普蘭（Bryan Caplan）是其中之一。他在《反對教育的理據：為什麼教育系統是浪費時間和金錢》一書中指出：學生在工程系、商學院.....可以學到有用的技能，但其餘很多大學課程都是跟世界脫節，例如哲學、人類學、數學、歷史、外國語言.....。大部分工作都不需要僱員去證明幾何理論，而且大多數學生都不喜歡學習外語，在社會中很少工作需要翻譯。他又指出，長遠來說，大學畢業生一生所賺的錢會高過中學畢業生，但這並不表示整個經濟體系增加了生產力，這只不過是僱主願意支付更高的薪酬予高學歷的員工。

筆者同意卡普蘭的一部分說法，大學教育的確與世界脫節，絕大部分大學教授都從未在學校以外的地方工作，說坦白一點，他們生活在象牙塔內，所以傳授的東西未必對學生有幫助。但另一方面，我不同意完全將大學教育視作職業訓練，和純粹以急功近利的標準去衡量教育成果。

卡普蘭所舉出的「無用」學科可能對實際工作沒有直接關係，但我認為它們對於做人處世仍然是大有裨益的。以學習外語為例，美國是世界首強，英語是世界通行的語言，除非是從事翻譯工作，否則美國人好像沒有必要學習外語，然而，正是這種以自我為中心的態度，令美國人缺乏對外面世界的理解，和不願意向其他文化學習。

我很驚訝卡普蘭將歷史列為無用之學，哲學家喬治·桑塔亞那（George Santayana）說：「那些忘記過去的人注定要重蹈覆轍。」現在美國要從阿富汗撤軍，很多人都擔心阿

富汗將會變成第二個南越，我不禁追問：到底美國人有沒有從越戰的歷史汲取教訓？可能有人會反駁說：「一般人並非政治決策者，我們有必要對歷史有深入認識嗎？」在民主自由社會裏面，選民和壓力團體都有份參與制定政策和塑造社會文化，我很難想像，若果人們分不開馬丁路德和馬丁路德金，我們又怎能夠有效地處理種族主義和其他社會問題呢？

表面看來，人類學好像沒有多大用途，但對不同文化的深入認識，是可以幫助我們從自我中心的困局中走出來。舉例說，提起原住民或者土著，大部分人會聯想到膚色黝黑的人，而殖民者是「文化優越」的白種人，薩米 (Sámi) 是一群分佈在挪威北部、瑞典、芬蘭、俄羅斯的原住民，今天，許多薩米人仍然全職放牧馴鹿，他們的面部特徵是白種人。

美國在抗疫初期進退失據，很多美國人都相信不同形式的陰謀論、都市神話，要破除這些認知障礙，許多所謂「無用之學」都可以派上用場，例如哲學裏面的思想謬誤分析、數學裏面的邏輯推理、心理學裏面的人性弱點.....。

宋代詩人黃山谷說：「三日不讀書，便覺言語無味、面目可憎。」黃山谷所指的讀書，當然不是指讀電腦使用手冊或者投資指南，而是能夠引領人邁向更高思想境界的文學作品。黃山谷的說話會得罪很多人，近代作家林語堂說得客氣一點，在《生活的藝術》一書中，他指出：通過讀書而帶來的文化修養，可以令人走進了另一個世界。

地質學好像是一門無用之學，但他也能夠幫助人脫離眼前景物的籠牢，最近筆者到阿拉斯加的冰川遠足，在途中我看見許多橢圓形的碎石，這並不是河水或者海水沖蝕的結果，冰川緩慢地流動，在經年累月的移動過程中，下面的石頭被磨成播圓形，在冰河溶解之後便顯露出來。我不禁讚嘆大自然的威力，這種驚異的感覺是金錢買不到的。

筆者主張避免走進兩個極端，一方面，我不贊成大學教育完全不食人間煙火，只是教導學生怎樣去欣賞莎士比亞戲劇或者但丁神曲；我亦反對只是為了「訓練學生大腦」而教導艱深的拉丁文、微積分。另一方面，我亦不贊同大學教育純粹是職業訓練，一切只是為了利益和實用，造成了「天下熙熙，皆為利來；天下攘攘，皆為利往。」

2021 年 7 月 7 日

原載於《加州版號角》

[更多資訊](#)